

# 美 俄 與 中 東

石樂三

## 壹 前言

在以、阿紛爭中，很顯然地，美國是完全支持以色列的，而蘇俄却站在以色列對敵的阿拉伯集團的一邊。

自從一九七三年十月中東戰爭結束之後，這種情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這一變化的主流是起自埃及，當時埃及總統沙達特爲了結束戰爭，而進一步謀求中東的持久和平，很願意與支持以色列的盟主——美國修好，這項策略的運用，却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美國爲響應沙達特這項新構想，季辛吉國務卿隨即開始他的中東「穿梭外交」，結果首先迫使以色列自蘇彝士運河西岸的撤退；繼之又從東岸撤至西奈山區之隘口，並促成以、埃所簽訂的蘇彝士運河的軍事協定；嗣後季辛吉又促成一項最艱苦的以、敘間戈蘭高地的隔軍協定。

季辛吉這一系列的成就，不但使美國與埃及兩國的關係修好，同時亦恢復了美國與敘利亞中斷七年的外交關係，而最後又與急進派的阿拉伯領導國——阿爾及利亞恢復了外交關係。

蘇俄與中東國家的關係，自一九六七年「六日戰」以來，一直在不斷增進之中。詎料中東十月戰爭之後，蘇俄與埃及之間的關係突趨惡化，據沙達特總統說，蘇俄不但在十月戰爭後停止對埃及的一切軍經援助，甚至連武器的零件亦一律停止供應，因而，埃及不得不向南斯拉夫尋求仿造俄式武器零件之接濟。

美俄兩超強在中東各有其勢力範圍。兩國爲了維護其在中東之戰略地位

及經濟利益，均願保持均衡政策，而極力避免正面的衝突。因之兩國所採取之策略是大同小異的，美國在一九六七年「六日戰」之後的戰略目標，是以「維持中東現狀」爲主，亦即是支持以色列的軍事優勢，使阿拉伯國家不敢向以色列挑起另一場戰爭。蘇俄則採取所謂「不戰不和」的策略。爲了配合這種戰略，蘇俄對埃敘兩國僅提供防禦性的武器，目的在於束縛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不敢先發制人。正因此而觸怒了沙達特總統對蘇俄的詭計，一九七三年十月中東戰爭的觸發基本原因在此。

美俄兩超強鑒於第四次中東戰爭的嚴重性，都已發覺到中東如果再打下去，必將嚴重損害美俄在中東的重大利益，同時亦使全球陷入最危險的境地。

美國的立場是：

如果以阿繼續衝突下去，勢將嚴重危害到美國所迫切需要與歐日盟國所不可或缺的阿拉伯石油的供應。

十月中東戰爭也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聯盟關係帶來了緊張情勢。此點可以從多數歐洲盟國在戰爭進行中拒絕美國使用他們的基地設施，空運戰備給以色列一件事明顯地看出來。

蘇俄的立場是：

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之外交政策基石，是建立在與兩方特別是美國「和解」上。蘇俄認爲，這項和解政策，可使他們獲得十年至十五年展開各方面合作。最後蘇俄或許在經濟和戰略方面駕乎西方之上。

克里姆林宮更認爲，另一回合的中東戰爭，顯然會對美俄關係帶來難以應付的緊張情勢。當尼克森於十月戰爭中曾下令全球保持戒備時，蘇俄的反

應，是避免兩超強的對峙局面。此舉足見蘇俄確實瞭解其當時所面臨的危機。在。

基于上述的立場，美俄似乎準備共同致力於談判解決中東問題的原因所在。

根據最近外電報導，這次在海參崴舉行的高峯會議中，福特總統與俄共領袖布里茲涅夫爲了打破中東僵局，雙方業已訂有方案，這項方案旨在讓蘇俄說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特讓步，以換取美國促使以色列與「巴解」組織進行談判。

如果這項報導屬實，美俄兩超強在中東問題上更獲有較好之解決途徑，因爲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癥結問題之所在。

## 貳 美國與中東

福特入主白宮後，曾於八月十二日向國會聯席會議發表演說，在對外關係方面，他提出了八點政策路線，其中關於中東方面者是：「我們對於中東國家所作的努力，已使此一地區經過二十五年作爲戰爭的溫床之後，帶來了和平的希望。我保證這種努力將繼續向前推進。我們將履行我們的諾言，爲完全、公正與持久的解決，來促進所有有關方面作繼續的談判。」①

### (一) 美以關係

美國的親以色列觀念，乃是兩黨政策同一的外交路線。但自十月中東戰爭爆發之後，由於尼克森政府要求國會提供以色列廿二億元巨額款項之援助，遂引起了親美阿拉伯國家領袖——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瑟的憤怒，立即採取了對美石油禁運措施，其他阿拉伯產油國家一致響應這項行動。因此，華府不得不考慮改變其傳統上的政策，重新採取一種不偏不倚(evenhanded)的策略。

這項新政策有兩個重點，一方面美國仍認爲以色列是美國之友；另一方面亦視同以色列的鄰國爲美國的友人。

尼克森爲了貫徹這項新政策，當時一再強調必須有效的做到兩件大事：一是我們要繼續支持——獨立與完整的以色列國家；一是我們不僅要繼續爭

取與埃及的友好關係，同時亦要與其他阿拉伯國家恢復同樣關係，這些國家早於一九六七年六日中東戰爭後與美斷絕外交關係。

福特總統就職以來，美國對中東之外交政策仍然不變，更留任季辛吉爲國務卿積極推動尼克森之過去外交政策。但福特新政府對以色列的支持，顯示出愈多而愈快，已運交給以色列的新武器，包括四十八架最新型道格拉斯 F-15 式的戰鬥機 (McDonnell Douglas F-15 fighters)，價值逾五億美元。這項消息是根據美國政府官員所傳來的。②

十二月五日美國參院通過一項援外法案，對以色列提供六億三千九百萬元之援助。③又據十二月十四日倫敦經濟人週刊報導，參院亦同意以四億八千萬美元援助以色列作爲贈與款項。

### (二) 美埃關係

自十月戰爭結束之後，美埃兩國關係即逐漸好轉。埃及人開始公然抨擊蘇俄，而對美國重新恢復信任，這是中東情勢一個驚人的發展。

這種反俄親美的情勢不斷發展，直至季辛吉國務卿達成了埃以間的蘇彝士運河隔軍協定，而正式恢復了兩國邦交互換使節之後，美埃的新關係已發展到了一個高潮。沙達特總統曾經描述季辛吉是「我的好友」。他曾在一次接見記者訪問中說：「我信任這個人，到目前爲止，他已實現了對我所作的每一項承諾。」

迨至尼克森總統於一九七四年六月間訪問中東時，埃及是列爲最重要的第一站，他曾經受到埃及朝野上下熱烈的歡迎，開羅成千成萬的群眾夾道歡呼，這種感人的場面爲歷來歡迎任何外國元首所未見的。

美埃關係之所以有這樣快速的發展，主要在於下面的因素：

一、美國認爲埃及在中東具有政治軍事的重要性，而在以阿問題中更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爲中東和戰前途，在阿拉伯方面，是取決於埃及的；換言之，沒有埃及的認可，任何阿拉伯國家不會單獨對以色列發動一次新戰爭。

二、阿拉伯採取石油禁運，作爲「政治武器」，已確實收到極大的效果。起初主張採用這種政策的，不是阿拉伯產油國家，而是阿拉伯集團的領導人物——沙達特總統。因此，美國爲了謀求解除這項石油禁運政策，必須採

取「解鈴繫鈴」的策略——先從埃及着手，此一策略果然收到指臂之效。

三、埃及在幾次戰爭中，曾經慘遭損失，故急于謀求中東持久和平。沙達特總統認為，真正有能力解決以阿間之爭端，唯一的是美國，而非蘇俄，因為美國與以色列有特殊的關係，而在軍事和經濟上以色列完全仰賴於美國。但蘇俄僅在軍事上支持阿拉伯人作戰，而與以色列站在敵對的立場，故無法在阿以之間擔任一個調解的角色。

四、蘇彝士運河西岸地區，包括賽得港、伊士美利亞及蘇彝士城等各大城市，均遭受以色列的轟炸，幾乎變成了一片廢墟，數十萬難民亟待返鄉重整破碎的家園；但重建運河地區工作需要大批財源，據估計第一期拓寬與加深水道費用約計十億美元，第二期運河區發展計劃，需要七十億美元。④此項巨額經費，除向阿拉伯產油國家籌措外，大部份須向西方金融界，特別是美國世界出口銀行要求貸款。美國參議院已於十二月四日會議中通過廿六億援外法案，其中援助埃及部份為二億五千三百萬元。⑤此外，清理蘇彝士運河工作，在美國海軍少將麥老利（Rear Adm. Brian McCaulley）指揮下，美英兩國專家曾於一九七四年四月下旬開始作業，現已接近全部完成階段，第一艘英國艦隻曾作試航成功，埃及赴麥加朝覲四艘船隻已安然抵達吉達港口，預計明年三月可望正式恢復通航。

### （三）美沙關係

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關係亦是特殊的，這種重要的關係是建立在經濟的基礎上面。誰都知道沙烏地阿拉伯是一個石油經濟大國，它的石油蘊藏量估計一千三百二十億桶，佔世界石油國家第一位，而美國石油蘊藏量僅為三百五十億桶，列為世界第五。⑥沙烏地阿拉伯石油產量每日約在八百五十萬桶，以目前石油價格計算，每日收入一億美元，一年可達三百六十億美元，可見其財富是驚人的。所以美國在石油需要上，無論現在和將來，都必須仰賴沙國的供應。

同樣地，在國防和科學建設方面，沙國亦不能須臾離開美國的。據最近外電的報導，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已完成第一回合的武器談判，這項武器計劃，包括在未來十年中美國將售給沙國價值十億美元的新式武器。⑦

沙烏地國防部副部長特爾其親王（Prince Turki）繼續留在華盛頓與美

軍事專家研究細節問題。五角大廈曾提出下面的建議：⑧

——建立一個擁有三個機械化步兵的四個機械化旅之兵力。

——建立一個附有其他戰鬥及支援單位的坦克營。

——建立一個空軍旅及三個配有空軍之陸面兵力。

——建立兩個附屬於空軍總部的直昇機攻擊營。

——建立一個單獨直昇機營。

——建立兩個空軍掩護下的騎兵營及兩個攻擊性的直昇機連。

在其他祕密文件中指出，沙烏地阿拉伯亦需要廿六艘新海軍艦隻，包括帶有飛彈裝備的巡邏艦艇，魚雷艇，掃雷艇及其他船隻。

沙烏地阿拉伯亦曾考慮向美購買F<sub>15</sub>型幽靈戰鬥轟炸機。

在一項由美國務院軍政事務局長費斯特（George Vest）及助理國務卿阿瑟頓（Aelfred L. Atherton）發表的備忘錄中指出，沙烏地阿拉伯將「在一九七八——一九八四年間向美訂購四百四十架直昇機……將擁有一個第一流的陸上作戰部隊。」⑨

這項備忘錄亦說，所有這些裝備，再加上一個龐大的訓練及人力發展計劃，將使沙烏地阿拉伯政府「增強國防力量，包括阻止侵略，擊敗敵人，維持國內秩序與安全及促成其在中東擔負起一個溫和的任務」。⑩

### （四）美約關係

約且在阿拉伯世界中是親美者之一，而在一九六七年及一九七三年兩次戰爭之間，胡笙國王曾經代表阿拉伯集團多次赴華盛頓作白宮的上賓，並與總統及國務卿談判中東問題。正因此緣故，胡笙不但在阿拉伯世界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同時亦受到了國際的重視。

約且無論在軍事和經濟方面，大都依賴美國的援助，而在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中所受的慘重損失，在美國支持下，馳名的約旦兵團已完全獲得重新裝備，而在數量和性能上都較「六日戰」前的裝備增強多了。

當一九七〇年約且內戰發生時，情勢至為危急，內有巴勒斯坦游擊隊之暴亂，外有敘利亞大軍的壓境，且有伊拉克駐約旦大軍的威脅，再加上毛共公開支持「巴游」的擴大暴亂。凡此種種，大有使胡笙王權岌岌可危之勢。

幸賴華盛頓五角大廈的有力支持，加速度的將大量武器趕運約旦，士氣

爲之大振，在胡笙的卓越指揮下，勇敢的約旦部隊不但剿平了「巴游」的暴力，而且也擊潰了入侵約旦北部邊境的敘利亞裝甲部隊，更嚇退了駐境伊拉克大軍。

然而在經濟方面，由于此次內戰而引起急進派阿拉伯國家的憤怒，所有利比亞及科威特對約旦的財政援助均告停止；只剩下沙烏地阿拉伯一國的繼續援助。約旦在這種財政極度困難情形下，美國特別提撥專款作爲對約旦的緊急援助，因而終於解除了約旦的經濟危機。

今年美參院通過援外法案中，亦以一億一千三百萬元援助約旦。<sup>⑩</sup>

但美約兩國間所遺憾的是，季辛吉曾經八次訪問中東，而每次均往安曼訪問，其結果以、埃及與、敘之間的隔軍問題，都先後獲得了解決，唯有以、約間的隔軍問題懸而未決；其實西岸撤軍較比戈蘭高地問題更爲容易。時至今日，胡笙已正式承認「巴解」組織爲唯一巴勒斯坦人民之合法代表，並將西岸之領土主權讓與「巴解」組織，故季辛吉擬議中的以約兩國談判已成泡影了！

### (五) 美敘關係

敘利亞在中東是屬於急進派阿拉伯集團，亦是其中反美之有力份子。敘利亞復興黨政府認爲美國過份支持以色列，故稱之爲「猶太民族主義之帝國主義者奴僕」(Imperialist Servant of Zionism)。

美敘兩國外交關係，自一九六七年中東戰爭後即行中斷。在此期間，由於以色列一直不放棄佔領的阿拉伯領土，兩國的對敵態度，始終是有增無減的。

中東十月戰爭之後，美國曾經主動謀求中東之持久和平，季辛吉乃開始其中東穿梭外交的活動，美敘關係自一九七四年三月起即有解除敵對的趨勢，因爲敘總統阿薩德曾表示歡迎季辛吉的來訪，並同意在華盛頓進行軍事隔離談判；同時他拒絕了蘇俄所堅持恢復日內瓦和平會議。

四月季辛吉再度訪問中東，其目的專爲促成以敘間之軍事隔離協議。季辛吉在這次訪問中東時，曾奔波於大馬士革與耶路撒冷之間長達卅四天，而終於五月杪達成了戈蘭高地的隔軍協定。

季辛吉完成任務返國之後，即向衆院外交委員會提出此行之經過報告說

，美敘兩國關係將繼續有新的發展。他更將要求國會提供敘利亞一億元之經費，以重建其收復之地區。

從此美敘關係日益增進，兼以尼克森在六月十五日抵達大馬士革訪問時，又掀起一場熱烈歡迎的浪潮，翌日兩國元首即正式宣布恢復外交關係。

八月兩國正式互派使節，當福特總統在歡迎敘利亞駐美新大使卡巴尼(Sabah Kabbani)致詞中說，兩國間外交關係的恢復「將對謀致中東和平的努力方面有特殊的貢獻」。

卡巴尼大使亦表示兩國關係的增強，不僅爲我們兩國及人民有所獻替，同時對世界和平亦有莫大的助益。

敘利亞不顧莫斯科方面的反感，而情願與美國恢復中斷多年的邦交，是有下面幾點理由：

——敘利亞與埃及是對以色列並肩作戰的「軸心國」，在軍事體系上是受埃及作戰部長的統一指揮。埃及既與美國恢復邦交，更對季辛吉的斡旋和平深表信賴。敘利亞爲了急于收復失土，亦有與埃及採取同一行動的必要。

——在一項對華盛頓應採取新政策的重要聲明中，敘利亞描述美國確實對中東政策有所改變，而對敘利亞亦有新的認識與瞭解，這種新友情的建立，不但有益兩國邦交的發展，同時亦可使以色列的氣焰逐漸消退。<sup>⑪</sup>

### (六) 美與阿爾及利亞關係

阿爾及利亞亦是極端反美的國家，而在一九六七年與美國斷絕外交關係，因爲它認爲美國完全支持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作戰。

但是，由于季辛吉運用中東外交策略的成功，美阿兩國曾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聯合發表一項恢復邦交的聲明，這項聲明是由阿爾及爾與華盛頓同時宣布的。

美國主動與阿爾及利亞恢復外交關係的主要原因是：

——阿爾及利亞總統包米迪尼被認爲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領袖人物，對中東和平亦有相當的影響力；同時阿爾及利亞與亞非集團的關係非常密切，過去多次的亞非高層會議都曾經在阿爾及爾舉行，所以包米迪尼在該集團中亦是一位核心人物。

——儘管美阿的邦交中斷，可是，兩國仍然不斷保持聯繫，而近年以來雙方

貿易尤在直線的上昇，特別是天然瓦斯的交易。阿爾及利亞的天然瓦斯及石油的藏量非常豐富，天然瓦斯埋藏量列為世界第四，石油埋藏量則佔世界第十一位。

美國政府透過美商向阿爾及利亞購進大量天然瓦斯，每年交易額已達二億美元以上，但其開發工業方面則由美國提供技術援助。這項瓦斯的輸往美國並不受中東戰爭政治的影響，例如，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曾有一家美商瓦斯公司（Brooklyn Union Gas Company）以貨輪運抵紐約港大批的瓦斯。<sup>13</sup>

當雙方談判由美國出進口銀行提供三億美元借款時，阿爾及利亞官員曾向美國提出擔保不受任何禁運的限制，因為阿爾及利亞政府的政策是「天然瓦斯異於石油的」。<sup>14</sup>

## 叁 蘇俄與中東

蘇俄與中東關係，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建立的，其勢力是遠遜於西方特別是美國的。但自一九六七年六日中東戰爭以後，蘇俄利用阿拉伯人仇視美國的心理，便趁機而入，迄至今日，其中東勢力大有後來居上之勢。

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最近描述中東目前情勢，好像一個「火藥袋，隨時可爆炸的」。為避免這種危險情勢，他提出了四種必需的條件：<sup>15</sup>

- 聯合國安理會的所有關於中東決議案都必需澈底實行的。
  - 以色列必須自所有佔領的阿拉伯領土撤退。
  - 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權利」必須做到。
  - 巴勒斯坦人必須返回自己的故鄉。
- 這四種條件都是迎合阿拉伯人的心理上的需要。

### (一) 俄埃關係

俄埃兩國曾締結長期友好合作的條約，所以埃及在蘇俄眼中被視為最好的阿拉伯友人。但是，這種密切關係因為兩種因素而消失，一是在埃及的一萬五千名蘇俄軍事人員曾於一九七二年被沙達特總統所驅逐，一是在十月戰爭最緊急的關頭中，蘇俄忽然限制對阿拉伯國家的武器供應；戰爭結束之

後，蘇俄更對埃及武器援助全部予以中止，甚至連武器的零件亦停止供應。在這種情形之下，沙達特不得已改採親美路線，諸如：接受季辛吉的和平計劃；邀請美國海軍專家協助清理蘇彝士運河；率先與美國恢復中斷的外交關係；修正外人投資法案，歡迎並保障外人投資的安全等。

但是，在美、俄、埃三角鬥爭中，蘇俄絕不甘長此落在美國的後邊，必然要想盡辦法拉攏埃及，以免失掉此一具有戰略重要性的據點。同時埃及亦必需爭取蘇俄的軍經援助，才能抗衡美國對以色列所提供的最精良的武器。

埃及為了達到此項重要目標，法米外長曾於十月率領作戰部長等多人赴莫斯科訪問，當時，正是季辛吉在中東展開和平工作之際。法米與克宮領袖階層談判完畢，莫斯科隨即宣布布里茲涅夫決定於明年正月訪問埃及。

沙達特總統最近在接見蘇俄青年訪問代表團說，他認為「布里茲涅夫首次訪問埃及的意義特別重大，亦是增強兩國間現存之友好關係的一個轉捩點」。

又據芝加哥「每日新聞」十二月廿三日刊登的一篇訪問沙達特談話中說，「假如埃及在布里茲涅夫一月間訪問開羅之後重新獲得武裝，西方世界不應感到驚異。」

從以上引證的兩段談話中，我們可料到在不久將來，俄、埃關係將有新的發展。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低估美埃兩國在一年來所建立的新關係，而今後無論在國家建設方面，以及在謀求和平方面，埃及都不會脫離美國的關係。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埃及今後可能對美俄採取「平衡外交」策略。

### (二) 俄敘關係

自從俄、埃關係惡化之後，俄、敘之間的關係，一直在不斷的增強之中。敘利亞不但在軍事和經濟上依賴蘇俄的援助，同時在政治和外交上亦要靠蘇俄的支持。

在軍事方面，除在十月戰爭及在戈蘭高地戰爭中所損失的武器全部補足外，蘇俄更對敘利亞提供新的攻擊性武器，其中包括地對空飛彈，中程地對地飛彈，廿三型米格機及反坦克火箭，以及電子儀器裝備等。此外，約有三千名蘇俄軍事顧問人員派駐敘境，以協助建立飛彈之防禦系統；尚有若干北

韓駕駛員駐紮，協助操作新式米格機。

在經濟方面，當敘利亞總統阿薩德於一九七四年四月率黨政代表團訪問莫斯科時，在雙方發表聯合公報中指出，雙方同意簽訂一項發展經濟與技術合作新協定。這項協定的要旨在於擴大發展幼發拉底大水壩（Euphrates Dam）第二階段工程之計劃，此項工程完成後，將對敘利亞之農業及發電各方面有極大的貢獻。

在政治外交方面，蘇俄一再強調依照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案，以色列軍隊必須撤出所有阿拉伯領土，並恢復巴勒斯坦人民的權利；而在國際外交場合上，蘇俄亦會使用一切的手法，以配合達到此項目的。

當莫斯科宣布布里茲涅夫在明年正月訪問中東三國時，敘利亞亦包括在內，今後兩國關係必將有更多的進展。

### (三) 俄伊關係

在埃及與蘇俄簽訂友好合作條約之後，伊拉克亦於一九七二年四月與蘇俄簽訂了一項友好合作條約，期限十五年，這項條約之特點，厥為加強防衛力量之合作。

自從兩國簽訂這項條約之後，雙方重要人物不斷相互訪問，蘇俄高級官員中包括內政及國防部長等；而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包諾馬瑞夫（Boris Ponomarev）——現任中央委員會書記及政治局候補委員，他曾於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卅日在巴格達發表一項聲明，強調蘇俄與伊拉克之友誼是「蘇俄與所有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中最重要的盟友之一」。<sup>16</sup>

蘇俄以伊拉克為軸心之主要因素為：

——需要伊拉克對「伊拉克共產黨」作有力的支持，「伊拉克最高革命會議」（Iraqi Revolution Council）曾組成一個各黨聯合「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包括執政之復興黨、庫迪族民主黨及共產黨，而「伊拉克革命會議」曾於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宣布委派三名「伊拉克共產黨」委員為「民族陣線」的委員。

——控制伊拉克石油資源，蘇俄協助伊拉克開發新石油計劃，依照條約之規定，伊拉克所產石油須完全供應蘇俄及其東歐附庸國。俄共集團多以機械及各種物資換取石油，而蘇俄在石油禁運期間，復以大量的伊拉克石油轉售於

歐洲市場，從中賺取巨額的利潤，一度曾引起伊拉克政權及輿論界的不滿。此外，伊拉克與蘇俄曾於一九七四年四月七日簽署了一項三千七百萬美元合約，包括建造一條連接巴格達與巴斯拉之間的八吋輸油管，這一長達三五一哩的油管，預定一九七六年完成，每年可輸油一百萬噸。<sup>17</sup>

——基於俄伊兩國長期友好合作條約，蘇俄給予伊拉克軍事上的援助，而多數武器屬於現代化的，其中有廿三型米格戰鬥轟炸機。更重要的，蘇俄為了攫取波斯灣的戰略地區，不惜以任何代價援助伊拉克擴建烏姆·卡斯爾港（Umm Qasr），使其成為波斯灣地區中一個最大的現代化港口和海軍基地。

### (四) 俄與阿爾及利亞關係

阿爾及利亞總統包米迪尼依賴蘇俄，並非西方，以協助其國家建設之發展。莫斯科會提供技術援助，並幫助建築一座具有規模的煉鋼廠。但包米迪尼所依賴莫斯科的援助主要在於軍事。

阿爾及利亞的三軍裝備有百分之九十是蘇俄製造的，約有六百名蘇俄軍事專家——數年前已多達一千名——負責訓練操作裝備工作。<sup>18</sup>

阿爾及利亞官員們強調：蘇俄服務人員的權限，比較被埃及驅逐出的俄軍事顧問人員的權限甚小。

阿爾及利亞在政治上與蘇俄較美國接近，可是，包米迪尼總統對俄人保持戒慎態度，當蘇俄總理柯錫金一九七四年一月訪問阿爾及爾時，他曾向包米迪尼建議雙方簽訂一項如蘇俄對印度、伊拉克及埃及所簽類似性的友好合作條約，但却被包米迪尼加以婉拒。

蘇俄實際上所獲得的利益很小，它僅可利用阿爾及利亞港口作為俄艦之用水與補給；以及水手休假的用途。所有海軍設施仍操在阿爾及利亞人手中，而地中海一個重要基地——摩爾斯·開比爾（Mers-el-Kebir）——是不准俄艦駛進的。

### (五) 俄與利比亞關係

利比亞領袖格達菲在阿拉伯世界中是反共最為激烈的。他平素的言論，無論對蘇俄和毛共都是攻擊得體無完膚的，因為他認為共產主義是伊斯蘭教

唯一的敵人。

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利比亞總理賈魯德，於一九七四年五月曾率團正式訪問莫斯科，並分別與布里茲涅夫、包戈尼及柯錫金等舉行多次會談，並發表一項聯合公報，內容僅述及加強兩國的經濟、政治及軍事的關係，表面上看不出有甚麼特色。

賈魯德首次訪問蘇俄的目的，不外是：

——向蘇俄購買武器，以充實利比亞之國防力量。利比亞空軍是完全使用法國幻象式戰鬥轟炸機，而陸軍使用的坦克裝備是百分之百購自蘇俄的。利比亞強人格達非起初擬向英國購買酋長型坦克，但由於政治的原因而中止交易。

——格達非一向反對循政治途徑解決中東問題，更否認以色列的存在。當賈魯德訪俄時，正值季辛吉在中東從事穿梭外交之際，故顯然有意促使蘇俄干預美國單獨調解任務，並勸阻敘利亞中止談判有關戈蘭高地之隔軍協議問題。

——利比亞與埃及組織聯邦已接近成熟階段，但由於格達非與沙達特之意見相左，無形中陷於停頓。格達非狂妄成性，不惜利用一切手段抨擊沙達特，兩者之間勢如水火；且乘蘇俄與埃及交惡機會，從中挑撥，使蘇俄摒棄埃及而以利比亞代之。

## 肆 結論

綜合上述美俄與中東關係，我們可以獲得的結論是：

一、自從季辛吉努力斡旋中東和平以來，先後促成了蘇彝士運河及戈蘭高地的隔軍協定，但却擱淺了約旦與以色列的協議。季辛吉在開始進行第二階段的和談期間，僅就西奈半島撤退問題而言，就拖延了五個多月，到現在仍未獲得重大的進展，結果使季辛吉無法履行他再赴中東的承諾。因此，現已引起了西方外交家的臆測與懷疑，他們認為季辛吉的穿梭外交歸於失敗。埃及國內的輿論界亦抨擊猶裔美國人遊說團再在美國會使用壓力，而使福特總統無法施展其對中東和平的抱負，這自然影響了季辛吉的調處任務；但是，沙達特總統依然對季辛吉抱着信心，靜待進一步的中東新發展。敘利亞官

員們對美國不能迫使以色列作進一步的撤退表示不滿，大馬士革消息來源說，季辛吉對阿薩德總統的影響力遭到了挫折，甚至亦有些敘利亞人說他們受到了季辛吉的欺騙。

二、十月中東戰爭之後，莫斯科強烈的訴怨其被攔除解決中東問題，而對季辛吉的穿梭外交非常憤慨。一年以來，蘇俄在中東的地位傾斜，而美國却在蒸蒸日上升之中。在這種劣勢情形下，莫斯科只有採取一種「等着瞧」(wait-and-see)的政策。本屆聯合國大會蘇俄外長葛羅米柯完全站在阿拉伯集團立場，呼籲大會實行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第二四二及三三八號兩決議案；更堅決支持阿拉伯所提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之議案。相反地，美國却支持以色列反對「巴解」組織進入聯合國案。這樣做，蘇俄博得了阿拉伯人的好感，不難恢復其在中東的原來地位。

總之，美俄在中東勢力的消長，在於誰能真誠的來協助解決中東問題而斷。布里茲涅夫之行將訪埃，已證實蘇俄有捲土重來的決心。而美國對以色列長久不變的態度，將是其與阿拉伯國家友誼的試金石，也是美國與蘇俄在中東角逐的成敗關鍵所在！

註① Washington, Aug. 13, 1974 (Agencies)。

註② Washington, Dec. 11, 1974 (Reuter)。

註③ Washington, Dec. 5, 1974 (Reuter)。

註④ 參閱「問題與研究」十三卷八期拙作。

註⑤⑥ Washington, Dec. 5, 1974 (Reuter)。

註⑦ TIME, Nov. 4, 1974。

註⑧ Washington, Nov. 24, 1974 (AP)。

註⑨⑩⑪ Ibid.

註⑫ Damascus, June 6, 1974 (NYT)。

註⑬⑭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an. 28, 1974。

註⑮ Moscow, Oct. 12, 1974 (UPI)。

註⑯ The Daily Star, Beirut, May 20, 1974。

註⑰ Beirut, Apr. 10, 1974 (AP)。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六日完稿